

聊斋故事选

张鸿渐



改编 钱兴凤

绘画 王德亮



海不扬波扫描 制作

张 鸿 渐

原著 蒲松龄

改编 钱兴凤

绘画 王德亮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卢龙县书生张鸿渐，因受贪官迫害，逃到凤翔府，与狐仙结为夫妻。数年后，鸿渐思念家乡妻儿，狐仙将其送回。当鸿渐和结发妻子方氏倾诉相思之情时，不料一无赖尾随其后，潜入院中，趴在窗下，偷听他们的谈话。那无赖一面威胁要去报告官府，一面用淫秽语言调戏方氏。鸿渐气忿之极，破门而出，将无赖砍死，然后到官府自首。在解往都城的路，狐仙又救了他。后来张鸿渐的儿子中了举人，官司也了结了，父子夫妻得以团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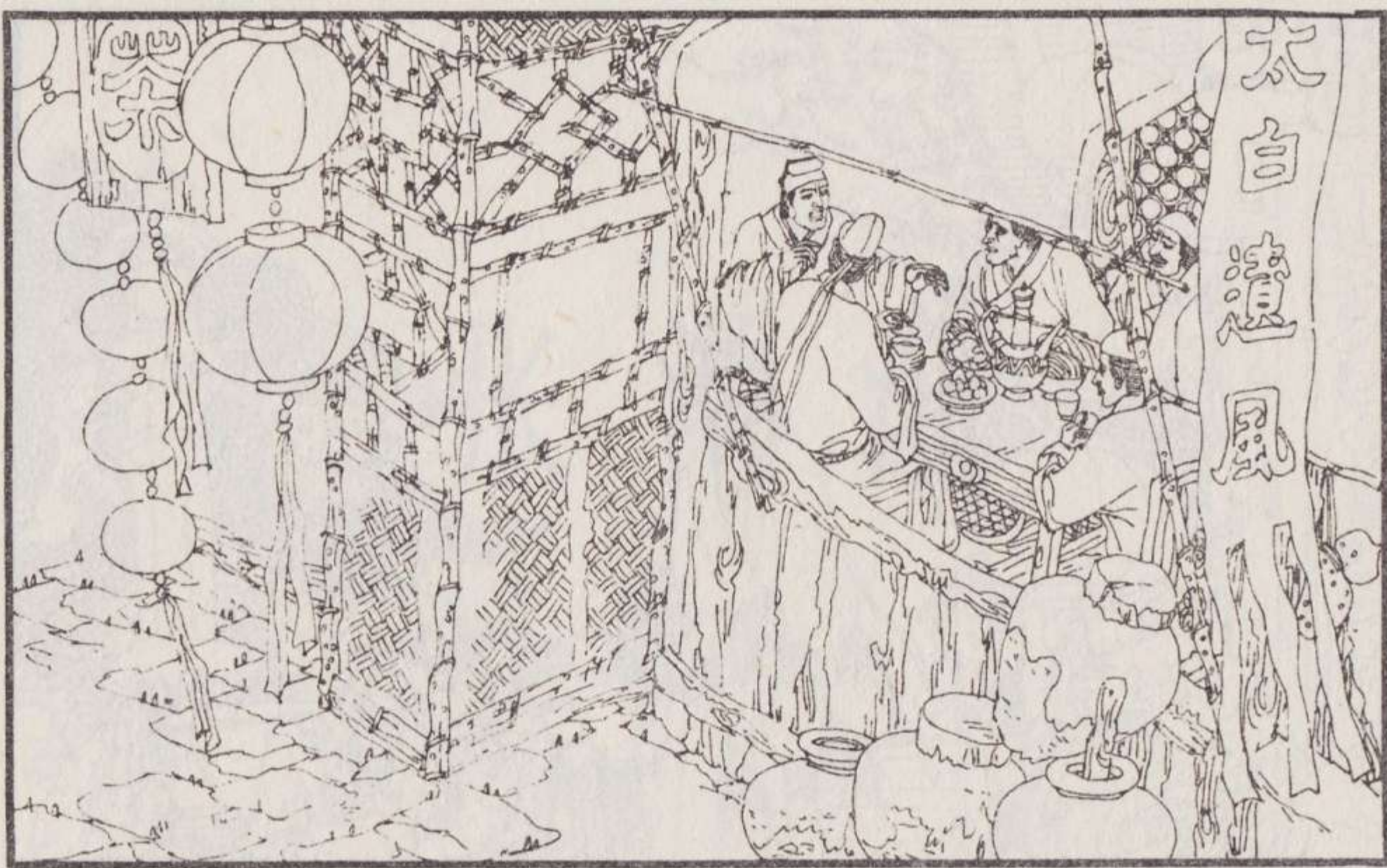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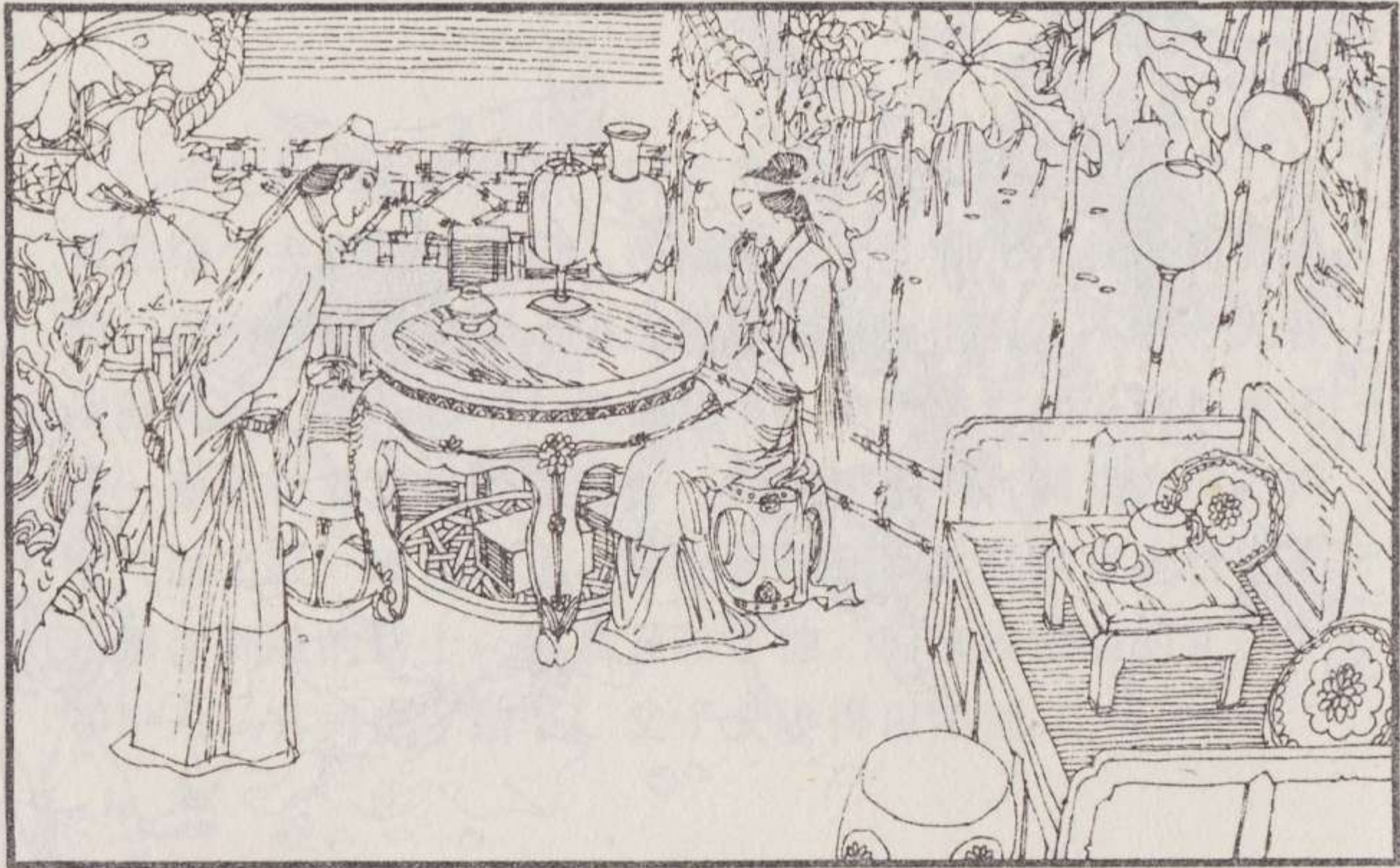
(1) 书生张鸿渐，河北永平府人，他文才出众，十八岁便成了誉满全省的名士。



(2) 永平府所属的卢龙县县官姓赵，是个贪婪不仁的家伙，黎民百姓被他压榨得叫苦连天。有个姓范的秀才，因为一点小事，赵县官就用刑杖将他活活打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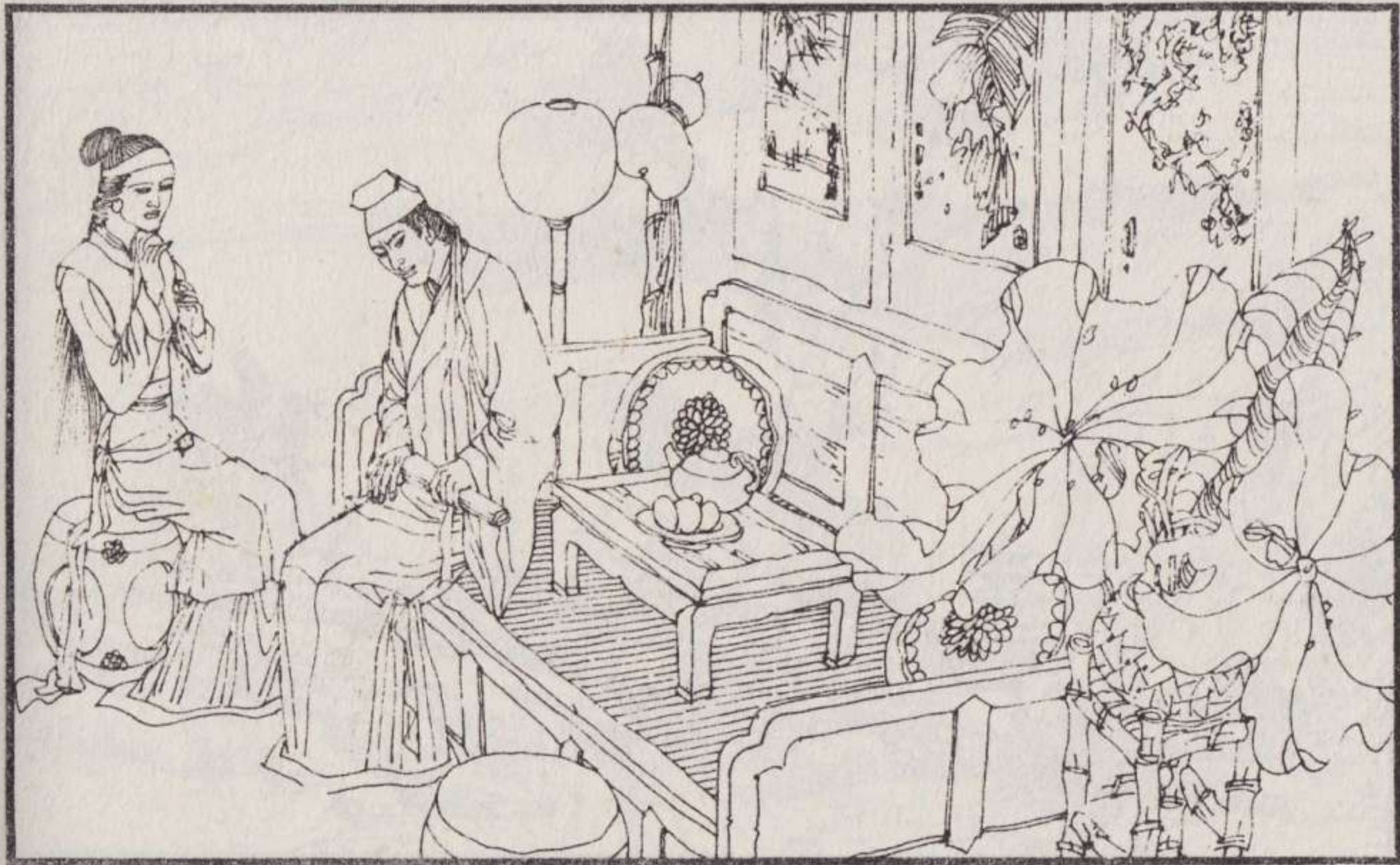
(3) 赵县官的暴行，引起了同年学友的公忿，要到京城去控告，为范秀才鸣冤。大家请张鸿渐执笔写诉状，并要他一起签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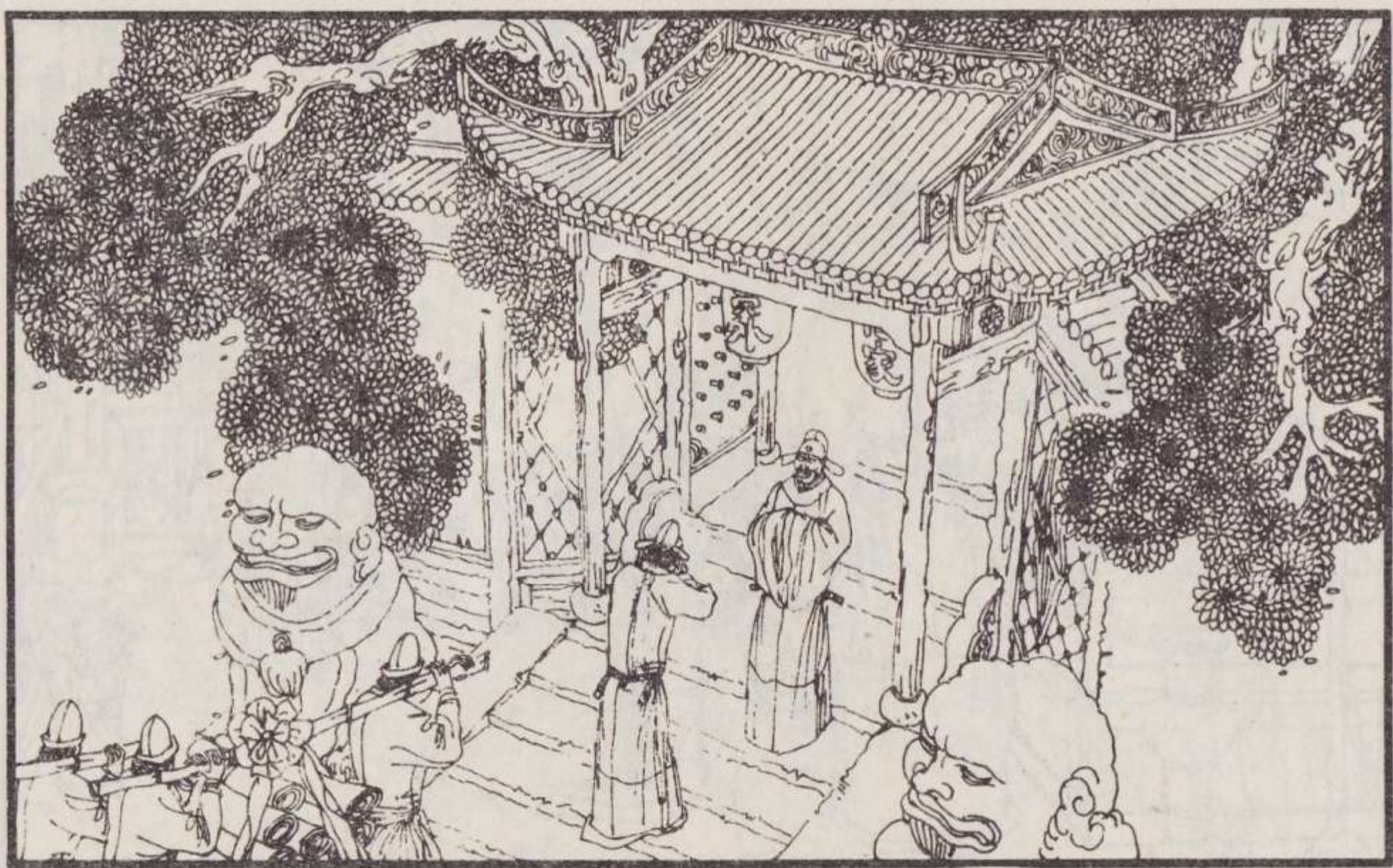
(4) 张鸿渐应允之后，回到家中，将这事告诉了妻子方氏。方氏是位既贤慧又漂亮的女人，她听了大吃一惊，眉头紧皱。



(5) 张鸿渐问她何故如此？方氏劝道：“大凡秀才做事，可以共胜利，而不能共失败。胜则人人贪天之功，败则土崩瓦解，不能抱成团。如今是势力世界，不以道理定是非，况且你又势单力孤，倘有危难，谁肯舍命相救？”



(6) 张鸿渐听了妻子这番议论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后悔不该轻易应允。无奈何，只好婉言谢绝签名的要求，只替众秀才写了张状子。



(7) 状子递上去，上司只过了一堂，未置可否，就搁过一旁不管了。赵县官趁机拿出很多金银买通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，这伙秀才不仅未告倒赵县官，反而被他诬陷为结党谋反，抓了起来。



(8) 接着还要追查写状人，张鸿渐听到后，十分害怕，就连夜逃走了。



(9) 一天，张鸿渐来到陕西凤翔府地界，他的川资用光了。这时已暮色苍茫，张鸿渐踟蹰在旷野里，犯愁今夜如何度过。



(10) 忽然望见一个小村庄，张鸿渐急忙走过去。有个老太婆正好出来关大门，发现了他，问他有什么事。张鸿渐以实相告，老太婆说：“吃饭住宿都是小事，但家无男子，不便留客。”



(11) 张鸿渐说：“我无别的要求，能在你家大门洞过一夜，避避虎狼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老太婆便叫他进了大门，给了他一张草垫子，悄声道：“我可怜你，留你过夜，明日天不亮你就得出门，不然我家小姐知道了，要怪罪的。”



(12) 老太婆说完关上大门走了。张鸿渐背靠墙壁，正要闭眼休息，忽觉灯光闪耀。睁眼一看，原来老太婆打着灯笼，领着一位女郎从屋里出来。



(13) 张鸿渐急忙躲到暗处，偷偷看过去，竟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美人。



(14) 那女郎走到大门口，发现了草垫子，就扭头问老婆子，老婆子以实相告。女郎立刻动了怒，责备道：“我们一家都是女的，怎可随便留下生人！”接着又问：“那人到哪里去了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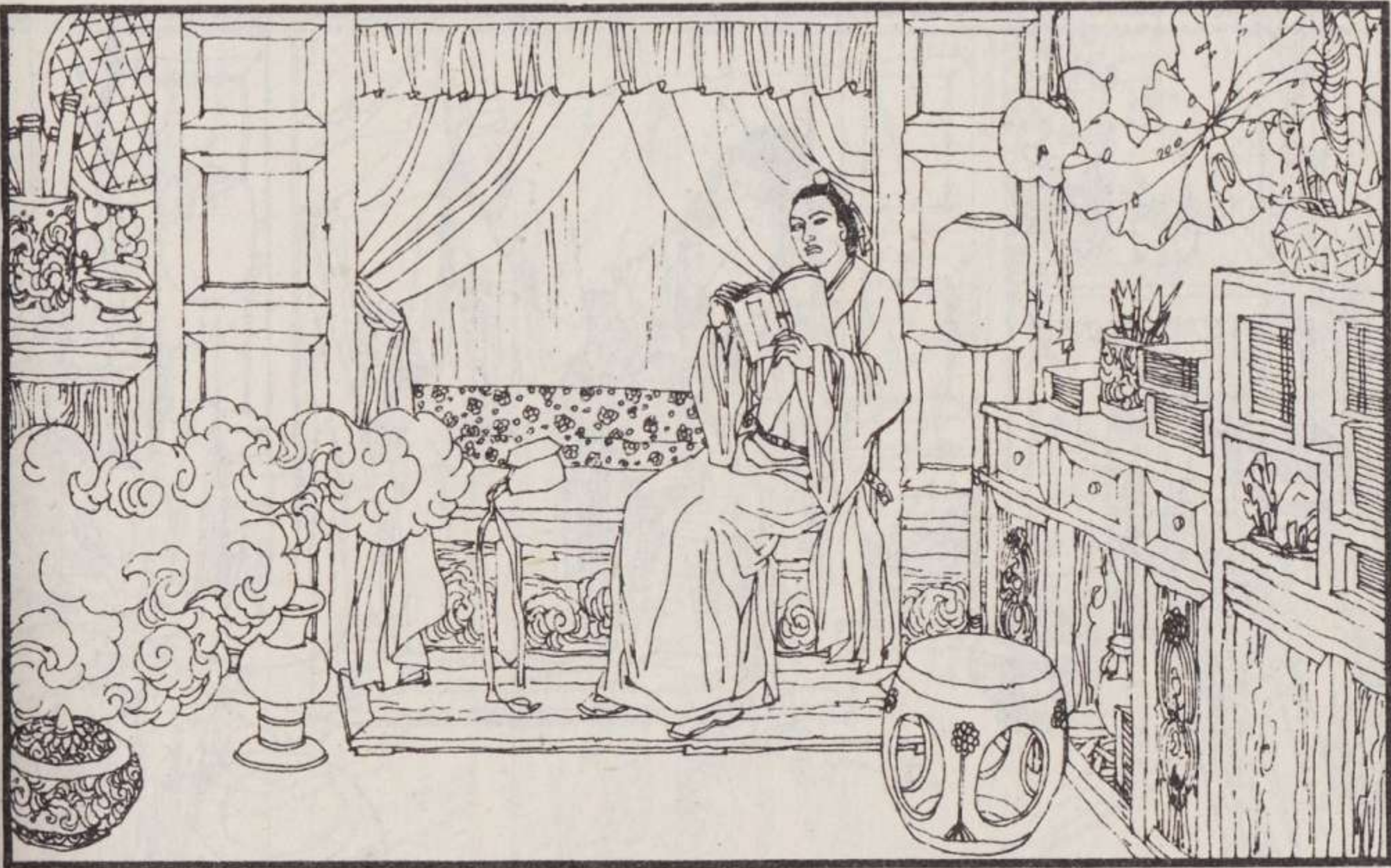
(15) 张鸿渐慌了，忙出来跪在台阶下。女郎问了他的家世、姓名，脸色才好看了点，换了口气说：“幸亏您是风雅的文人，留下过夜倒也无妨。可是这老婆子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这样了了草草的，岂可以待君子？”



(16) 说罢，即命老婆子将张鸿渐引进客房。过了一会，老婆子用精致的杯盘端来了美酒佳肴，张鸿渐美美地饱餐了一顿。



(17) 随后，老婆子又抱来缎被锦褥。张鸿渐甚为感激，悄声问主人家姓名。老婆子答道：“我家姓施，老爷和太太都去世了，只留下三位小姐，你刚才看见的是大小姐舜华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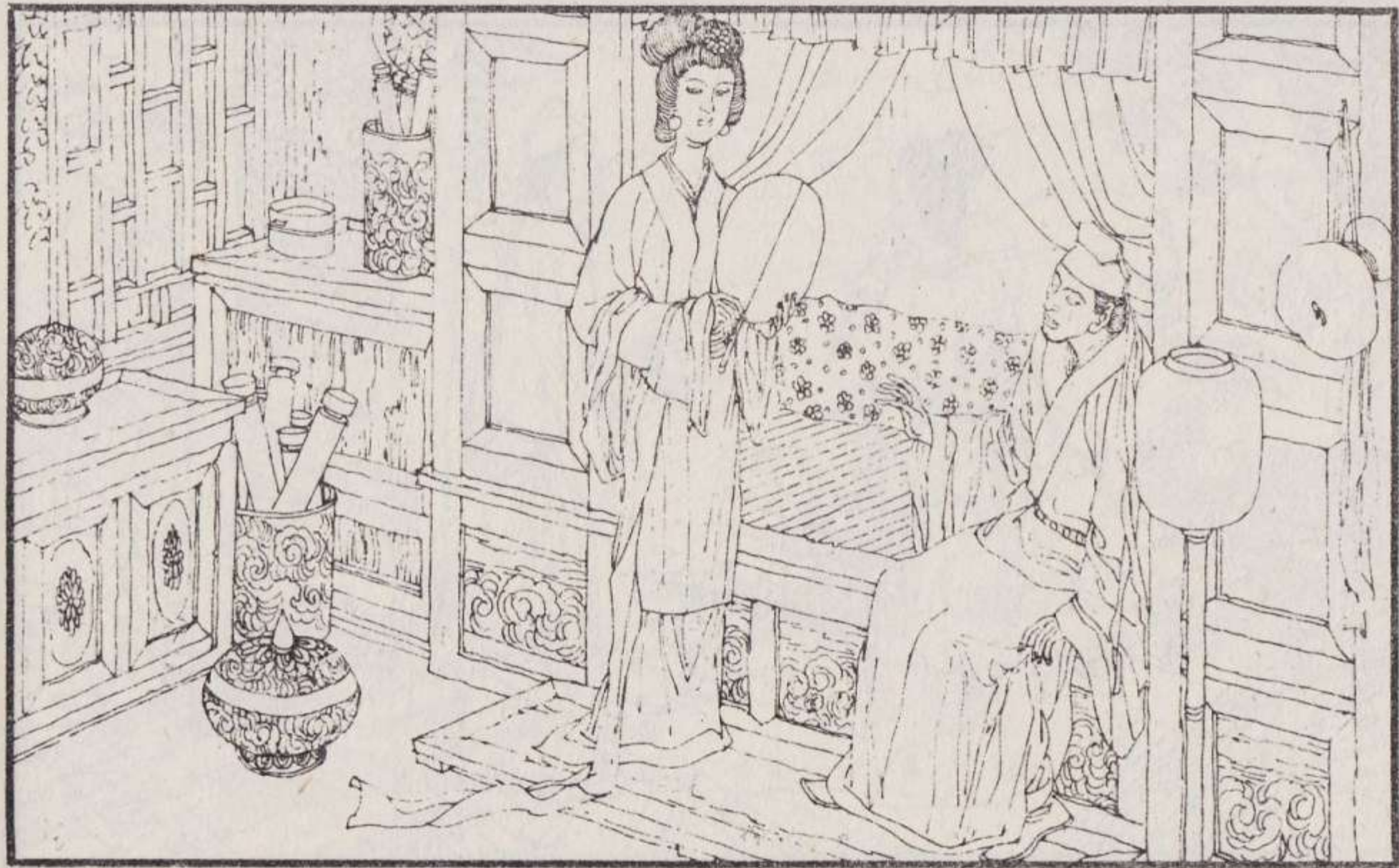
(18) 老婆子走后，张鸿渐打量房内陈设，发现桌上放着一本《南华经》注，便顺手取来躺在床上翻阅。



(19) 就在这时，舜华突然推门进来。张鸿渐放下书，连忙找帽子和鞋，准备起身迎接。舜华走到床前，以手捺住张鸿渐说：“不必了，不必了！”



(20) 随即靠近床坐下，腼腆地说：“因为你是位风流才子，我想以终身相托，所以顾不得避嫌，当夜来访，该不会因此而轻视我，拒绝我吧？”



(21) 张鸿渐楞住了，不知怎样回答才好，只是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小生家中已有妻室。”舜华微微一笑：“从这里也可证明你忠诚老实，有妻室我看也无妨。既然你不嫌弃我，明天就请托媒人来。”说罢，转身要走。



(22) 张鸿渐忙向前探探身子，一把拖住了她。舜华也不推辞，便留了下来。



(23) 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舜华就起了床，临走赠给张鸿渐一些银钱，并嘱咐说：“你拿去做游览费用，晚上要迟一点回来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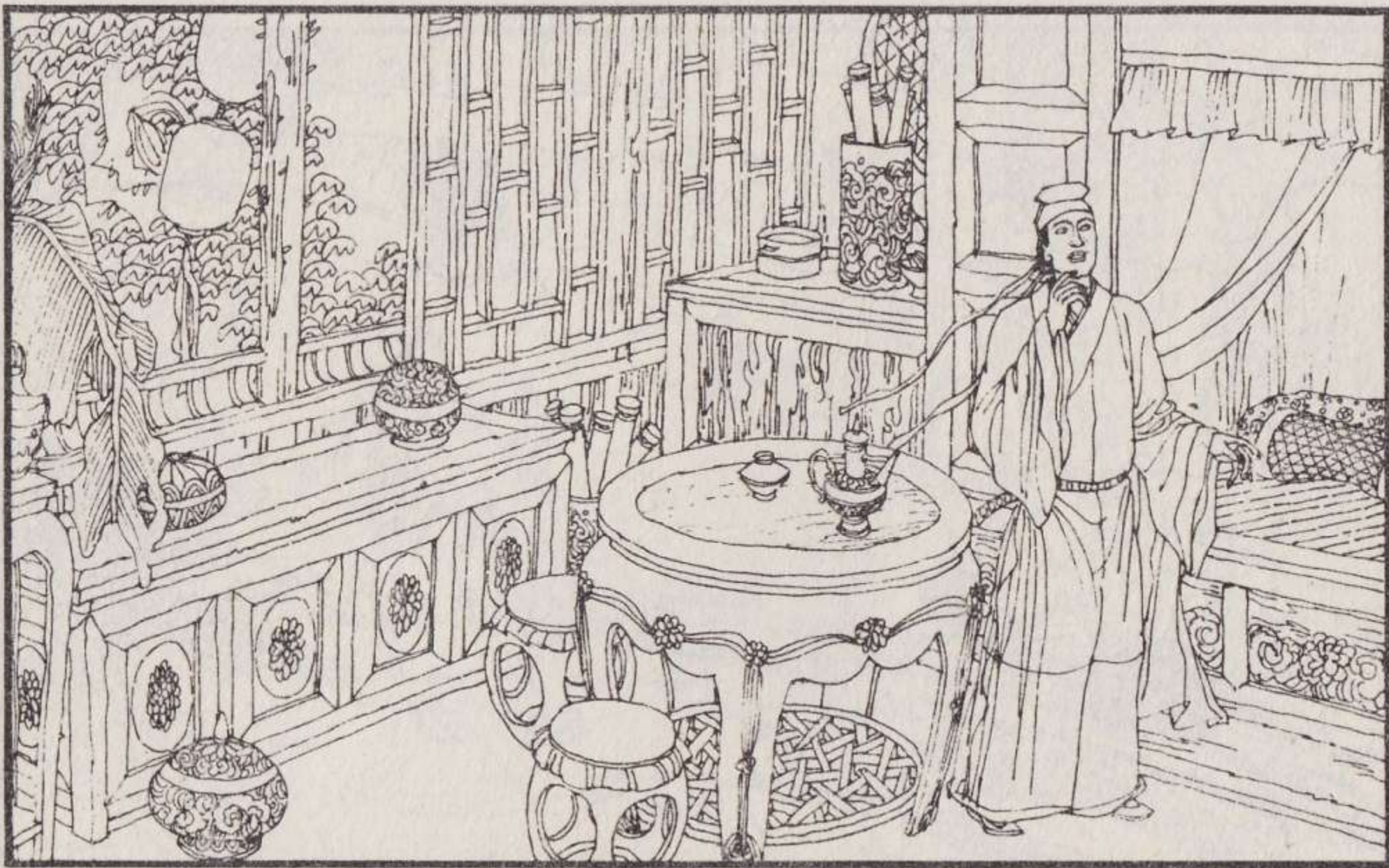
(24) 张鸿渐遵照其言，每日早出晚归，访胜探幽，书场戏院，茶楼酒肆，无所不至，十分逍遥自在。



(25) 有一天，他回来比以往早了一点。来到原来的地方一看，村庄、房屋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张鸿渐甚为惊讶，感到奇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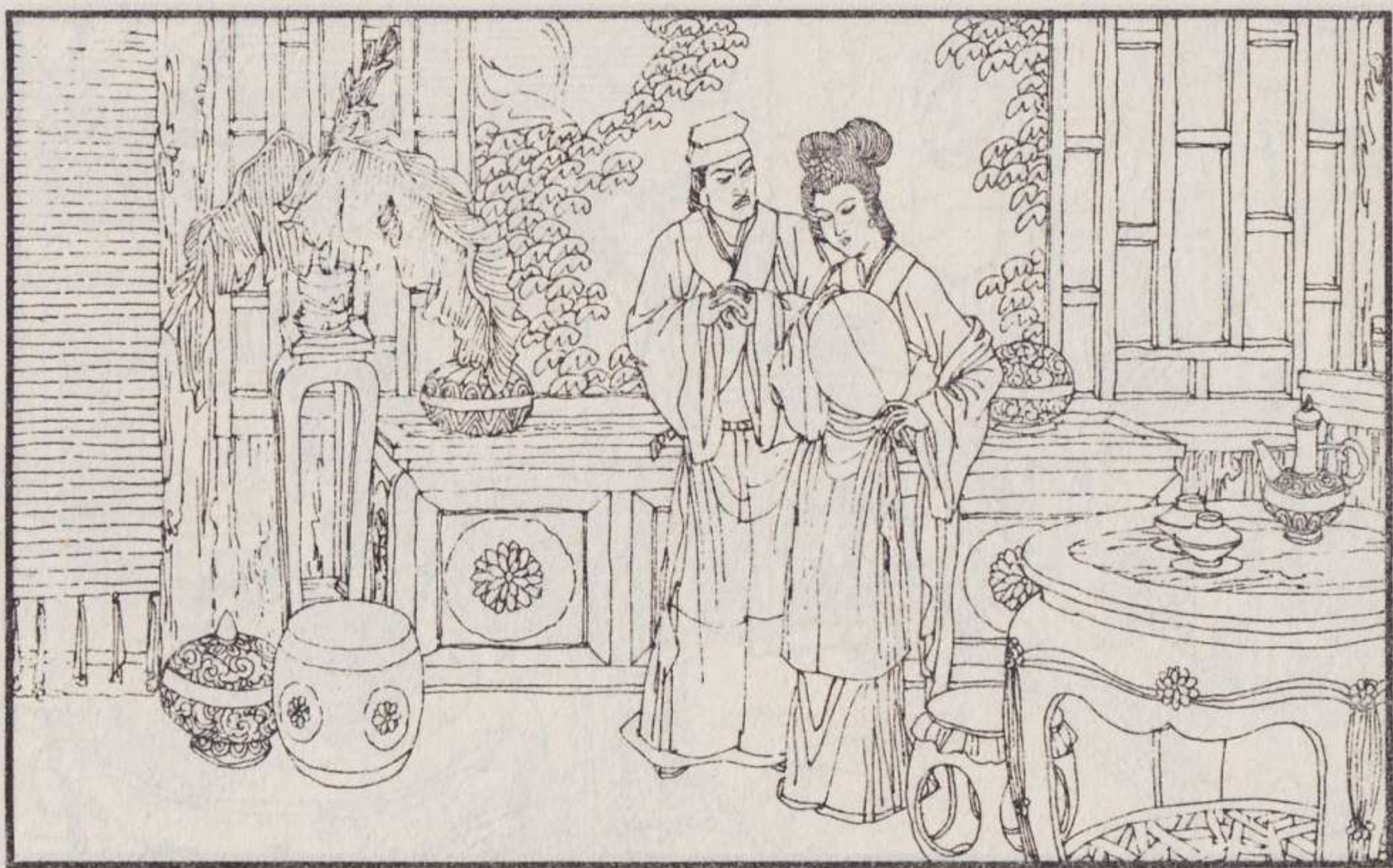
(26) 他正在徘徊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老婆子问道：“今天为什么回来这样早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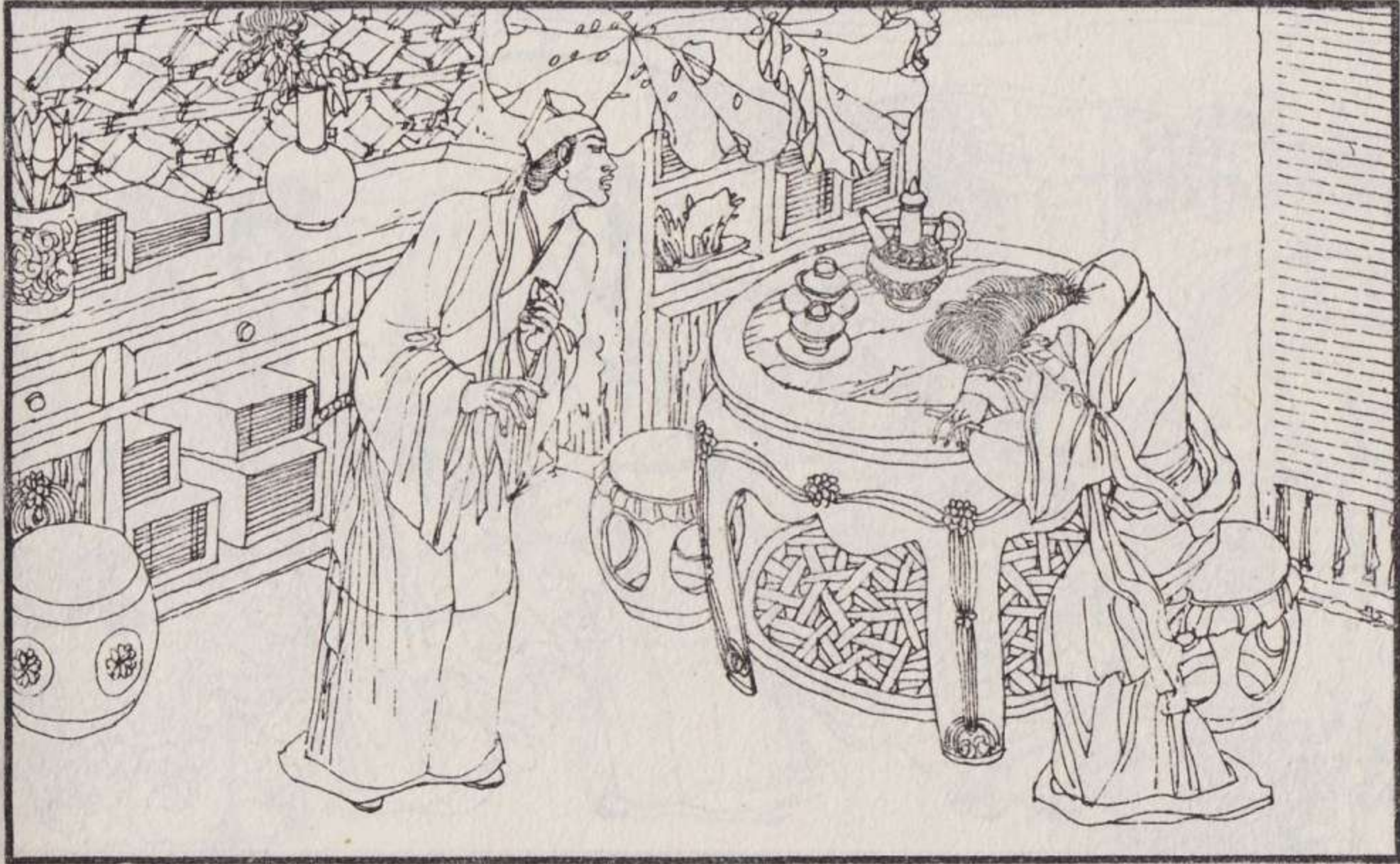
(27) 张鸿渐一楞，眨眼工夫，院落又出现了，而自己已到了房中。这一来，他更加惊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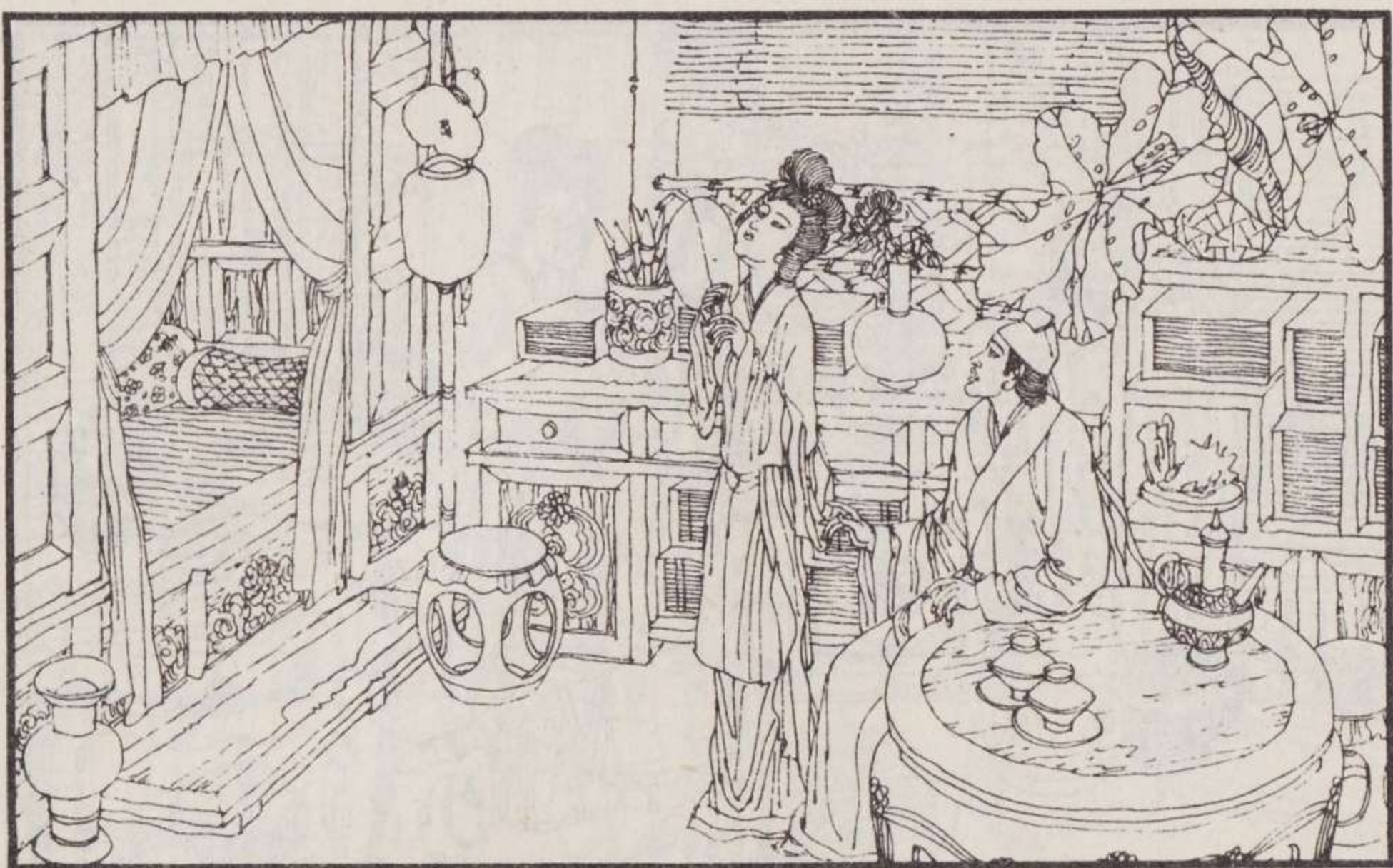
(28) 此时舜华从闺房内走出，笑着说：“您怀疑我了吧？实话告诉您，我是个狐仙，与您有前世姻缘。如果您见怪就请从此分手好了。”因贪恋她的美貌，张鸿渐安居如素。



(29) 这一来，倒引起了借舜华之力还乡的念头，一天夜里，张鸿渐对舜华说：“你既成了仙人，一定有瞬息千里的本事。我离家已三年了，一直思念妻子和儿子，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？”



(30) 舜华听了，似乎不悦道：“以夫妻之情而论，我自觉得对你够深厚的了。谁知你守着我想着她，可见你对我的柔情蜜意都是假的！”



(31) 张鸿渐忙解释道：“你怎能这样说呢！俗话说：‘一日夫妻，百日恩义。’日后我回到家想念你时，也像今天想念她一样。如果我是个得新忘旧的人，那有何可取呢？”边说边抚摸着舜华，表示亲热。



(32) 听了此言，舜华觉得在理，便笑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我的心胸狭隘，于己，愿君不忘；于人，愿君忘之。你想回家一趟，这有何难，在我看来，近在咫尺。”说罢，拉着张的袖子出了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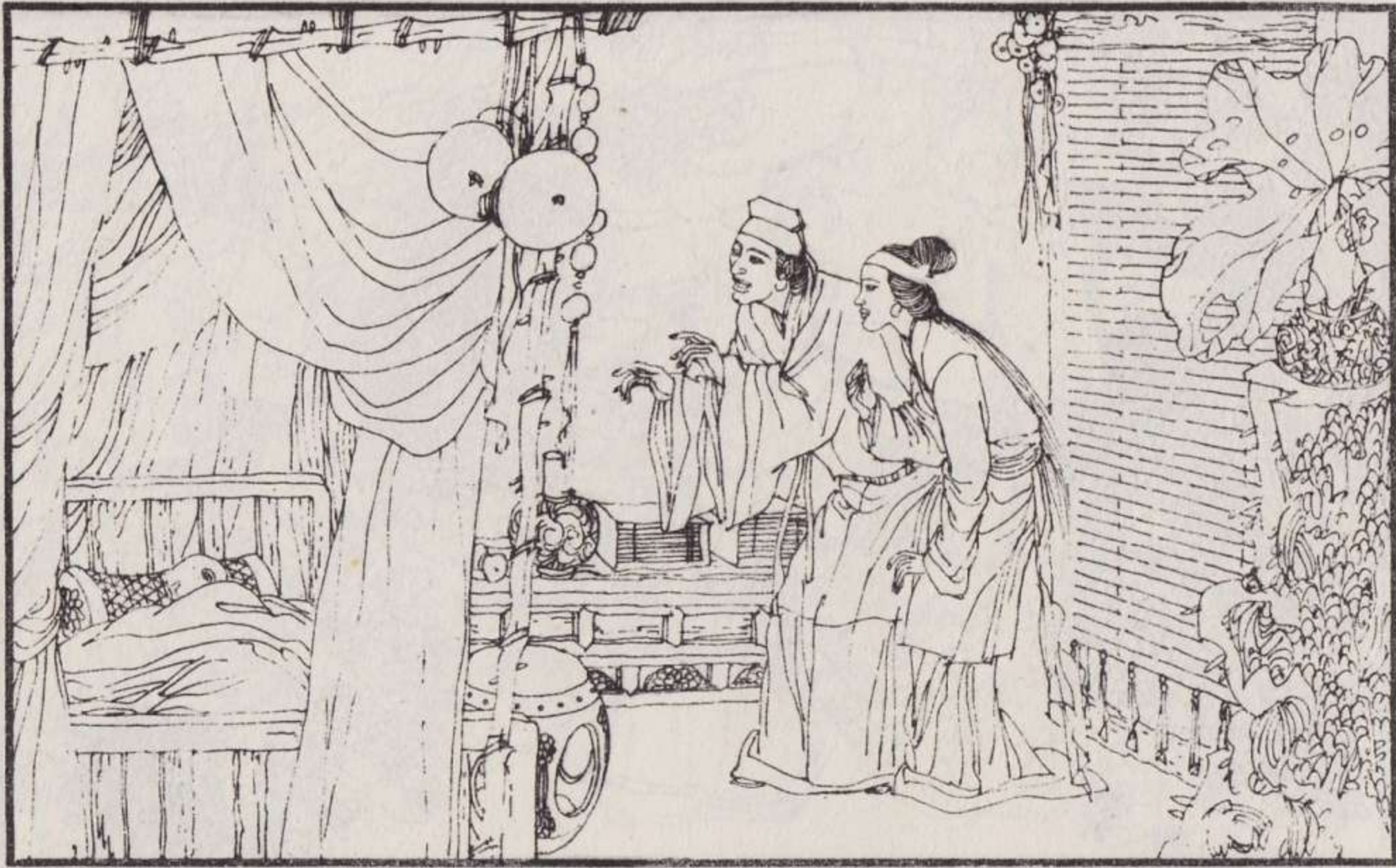
(33) 只见夜色昏暗，看不清路径。张鸿渐摸摸索索不敢迈大步伐。舜华曳着他向前走，一会儿说道：“到了，你进去吧，我走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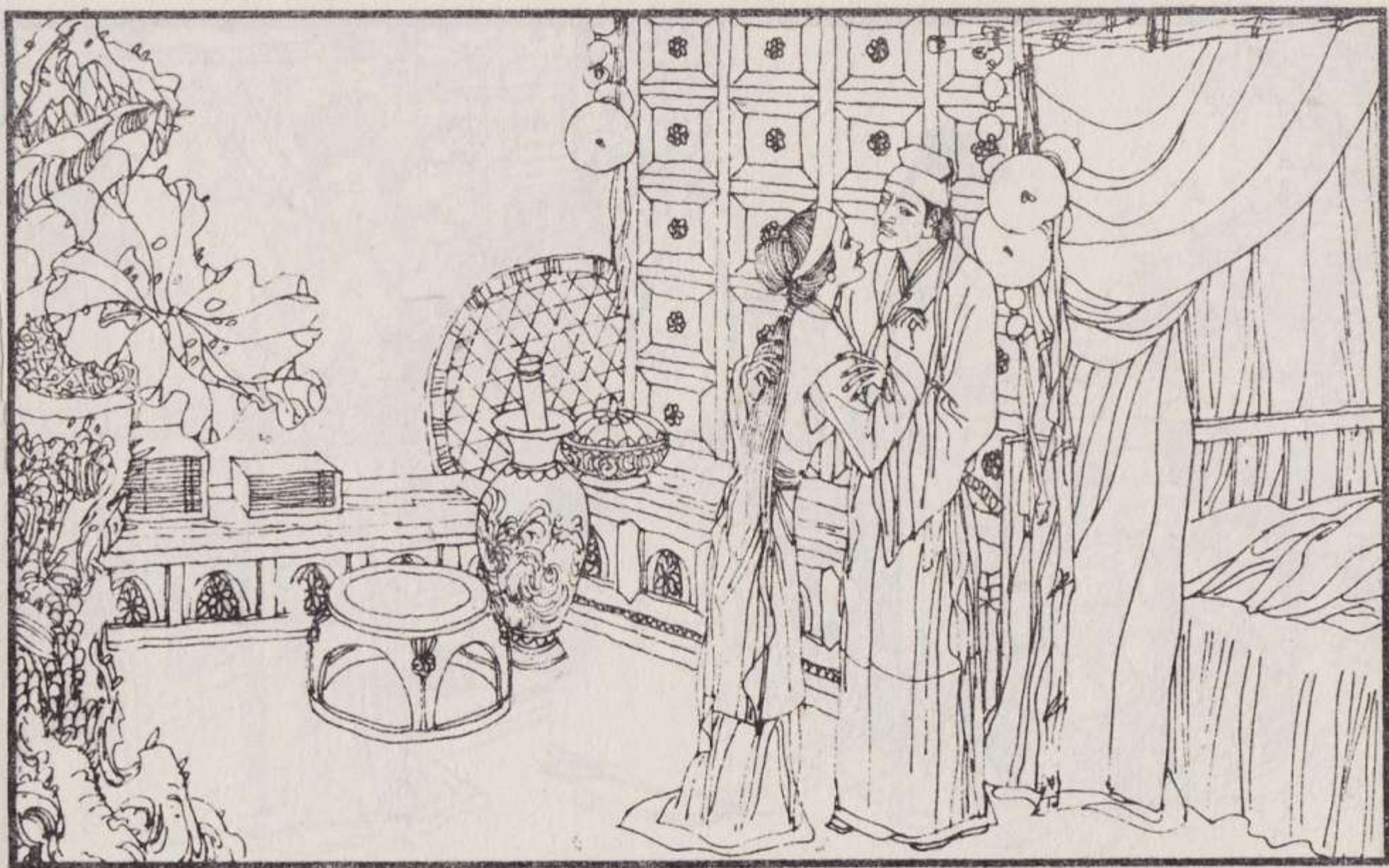
(34) 张鸿渐停下来细细一看，果然已经来到自家大门前。他爬上矮墙头，进入院中，见屋里尚有灯光，便用两个指头轻轻敲门。



(35) 里面传出“是谁呀”的声音，似乎是妻子方氏。张鸿渐便把回来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方氏忙掌灯开了门。



(36) 二人又惊又喜，便手挽手进了卧房，见儿子正睡在床上，张鸿渐颇有感慨地说：“我逃走时，他只有我膝盖那么高，如今已经这么大了！”



(37) 夫妻二人抱在一起，仿佛梦中相会。张把离家以后的遭遇细细说给妻子，然后又问起那桩案子，才知道那班秀才，有的病死在狱中，有的充军到边疆，他更加佩服妻子的远见卓识。



(38) 此时方氏一头扎在他怀里，撒娇地说：“你有了新欢，不再想到还有人独卧空床，整夜流泪了吧！”张鸿渐辩解道：“不想你，我怎么回来了？我和她虽说感情很深，毕竟不是同类，只是难忘她的恩义罢了。”



(39) 方氏离开怀抱，沉着脸问：“你看我是何人？”张鸿渐仔细一瞧，竟不是方氏，而是舜华。他又去摸儿子，却是一只竹夫人（古代消暑用具，即竹几）。一时满面羞惭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

(40) 为了缓和气氛，舜华道：“你的心我看透了！按理说应该从此绝交，幸亏‘恩义’二字你还没忘，可以勉强原谅。”说罢，又与鸿渐回到家中。



(41) 过了两三天，舜华忽然说：“我觉得痴情恋着人家，终无趣味。你常埋怨我不送你回老家，今天我正好有事要到京都去，顺路捎你回去好了。”她随手往床头取下竹夫人，二人骑上。



(42) 她教鸿渐闭上双眼，只觉得离地不高，耳边风声飕飕。



(43) 不多一会儿就落了地，舜华说声：“从此分别了！”又腾空而去。



(44) 张鸿渐还想嘱咐几句话，可惜舜华已飞去很远，看不见了。他茫然若有所失，怅立片刻，就听到村中狗叫声。这夜月色明朗，苍茫中见树木房屋，皆故里模样，于是他顺着老路向家走。



(45) 和上次一样，翻过矮墙，近前敲房门。方氏被惊醒。她不信丈夫能回来，盘问确实后，才点上灯前来开门。一见面，方氏哽咽着，哭得抬不起头。



(46) 张鸿渐还疑心是舜华在变戏法耍弄他，再往床上一看，儿子也和上次那样睡着，便笑着问道：“你又把那竹夫人带来了？”



(47) 方氏莫名其妙，生了气，责问道：“我盼望你度日如年，枕上的泪痕还在，哪知刚一见面，连点悲欢之情都没有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！”



(48) 张鸿渐见她情真意切，才相信这次真到了家。他拉着妻的胳膊悲泣了一番，又把这几年的经历，备细说了一遍。问起那桩案子，方氏说的跟舜华一样。



(49) 两人正倾诉相思之情，忽然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张鸿渐一惊，忙问来客是谁，没有听到回音。原来这来客是村里的一个无赖，早就看中方氏美貌，常在门外窥视。



(50) 这天夜里，张鸿渐回家，正好被那无赖看到。那无赖并不认识张鸿渐，也不知他是方氏的丈夫，以为是方氏的相好，便暗暗跟随在后，伏在门外偷听。



(51) 方氏听到响声，再三追问，那无赖即反问道：“屋里是何人？”方氏怕官司事发，讳言无人。那无赖说：“我在窗外偷听多时了，特来捉奸的。”



(8) 接着还要追查写状人，张鸿渐听到后，十分害怕，就连夜逃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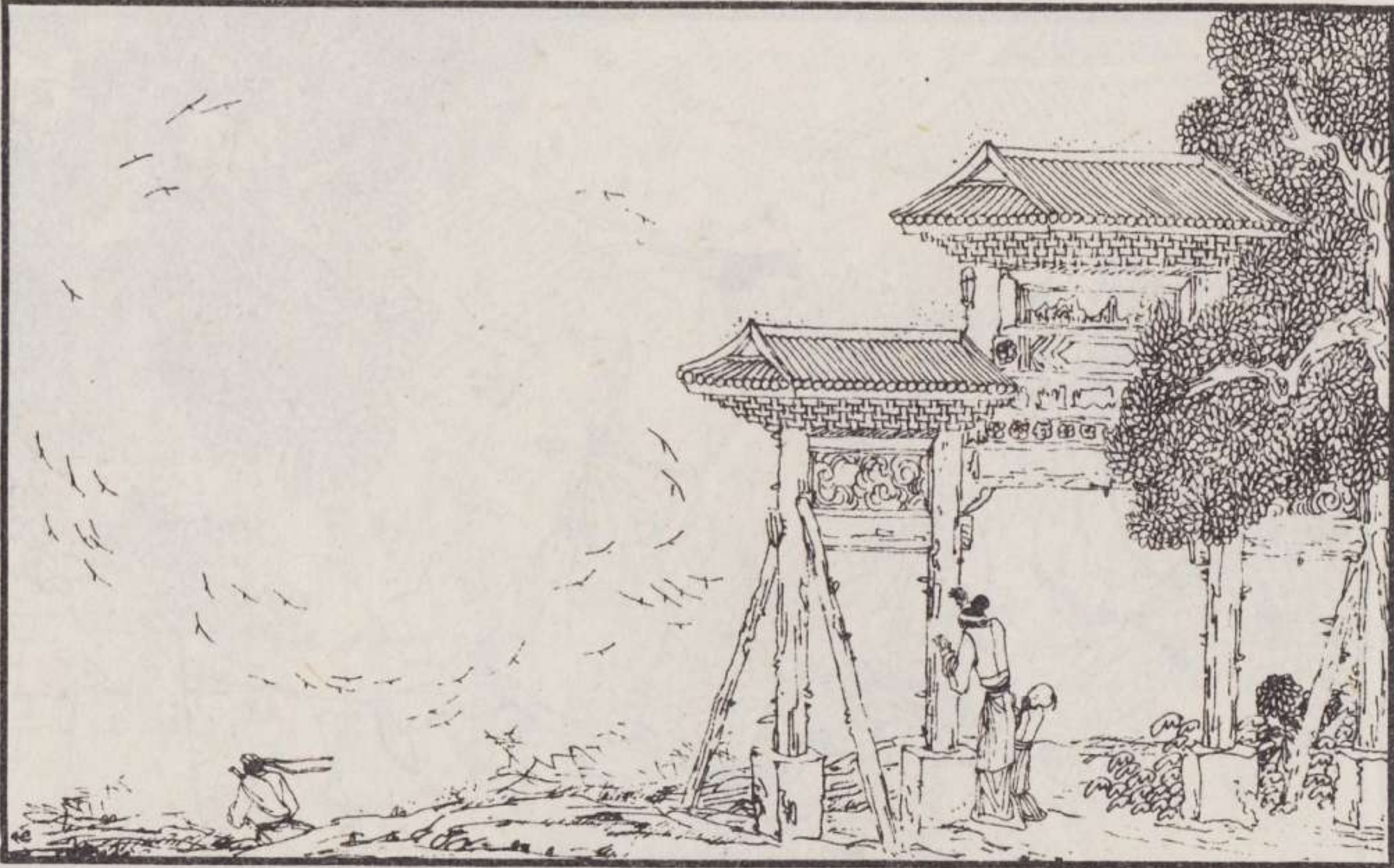
(53) 方氏只得苦苦哀求，但越是这样，那无赖越是用话威胁调戏她。张鸿渐气愤不过，便手执菜刀，破门而出，朝无赖砍去。



(54) 恰巧砍中了那无赖的脑袋，他身子一晃倒在地上，
但还连声喊叫。张鸿渐连砍数刀，那无赖才断了气。



(55) 方氏着急道：“这样一来，你的罪更加重了。快逃走，罪责我来承担。”张鸿渐一拍胸脯：“大丈夫死就死，岂肯辱妻累子以求苟活？你不必顾虑，只要把儿子养大成人，书香门第有后，我死也瞑目了。”



(56) 天亮之后，张鸿渐挥泪别了妻子和儿子，前往县衙自首。方氏送他到村外很远，直到望不见踪影才含泪而归。



(57) 因为当年那张状子告到京城大理院，这次张鸿渐自首，要大理院处理，所以赵县令只轻轻地责罚了几下，不久便给他戴上刑枷，解往京城。



(58) 时值盛暑炎天，烈日当空，张鸿渐戴枷上铐，苦不堪言。一天忽遇一女子跨马而过，一位老婆子替她牵着缰绳。



(59) 张鸿渐一看，好像是舜华，他急忙唤住老婆子，正要与老婆子说话，问她马上小姐是不是舜华，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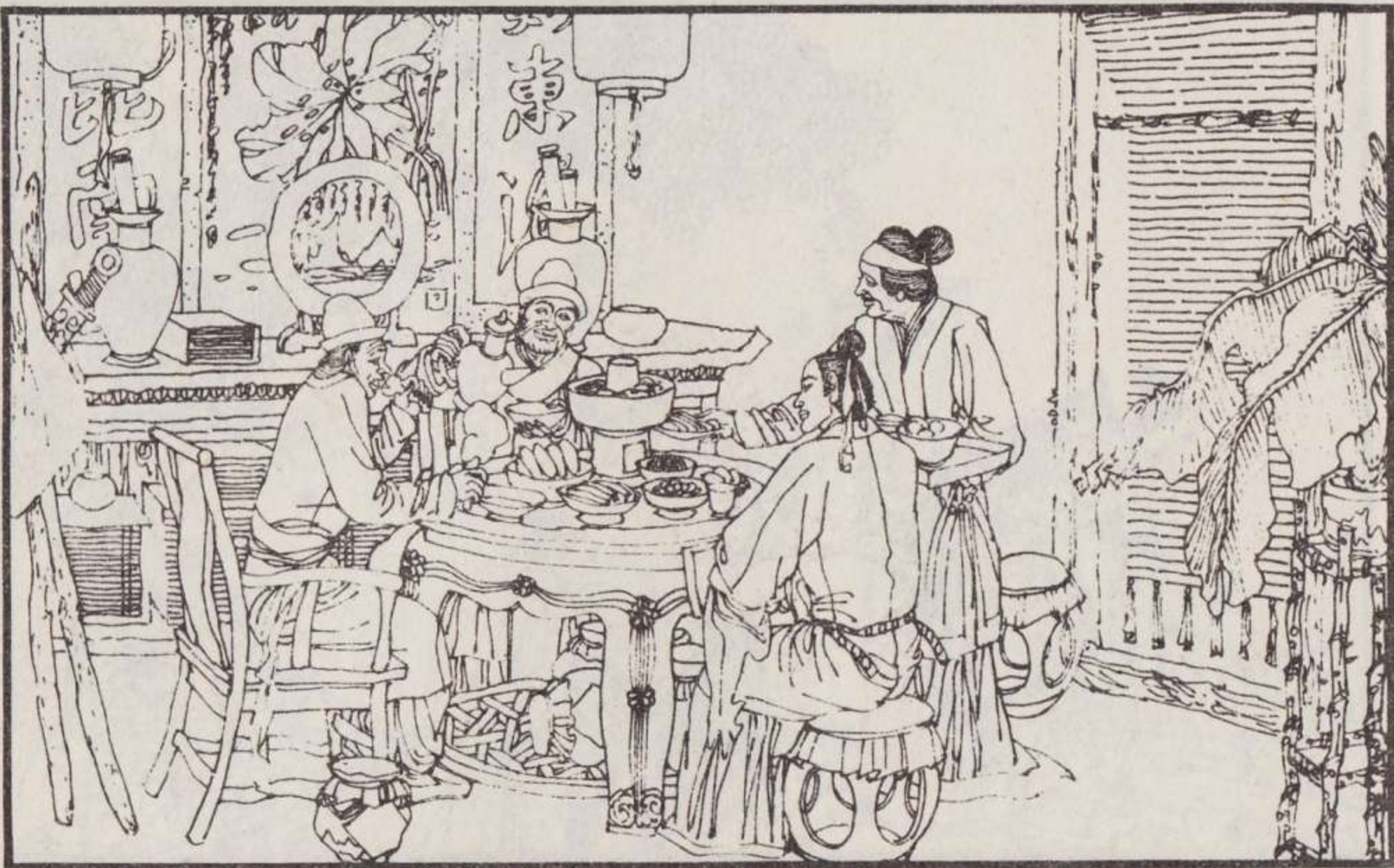
(60) 舜华调转马头，把面纱一掀，惊讶地说：“呀，原来是表兄呀！你怎么如此模样来到这里？”张鸿渐将经过原由简单地说了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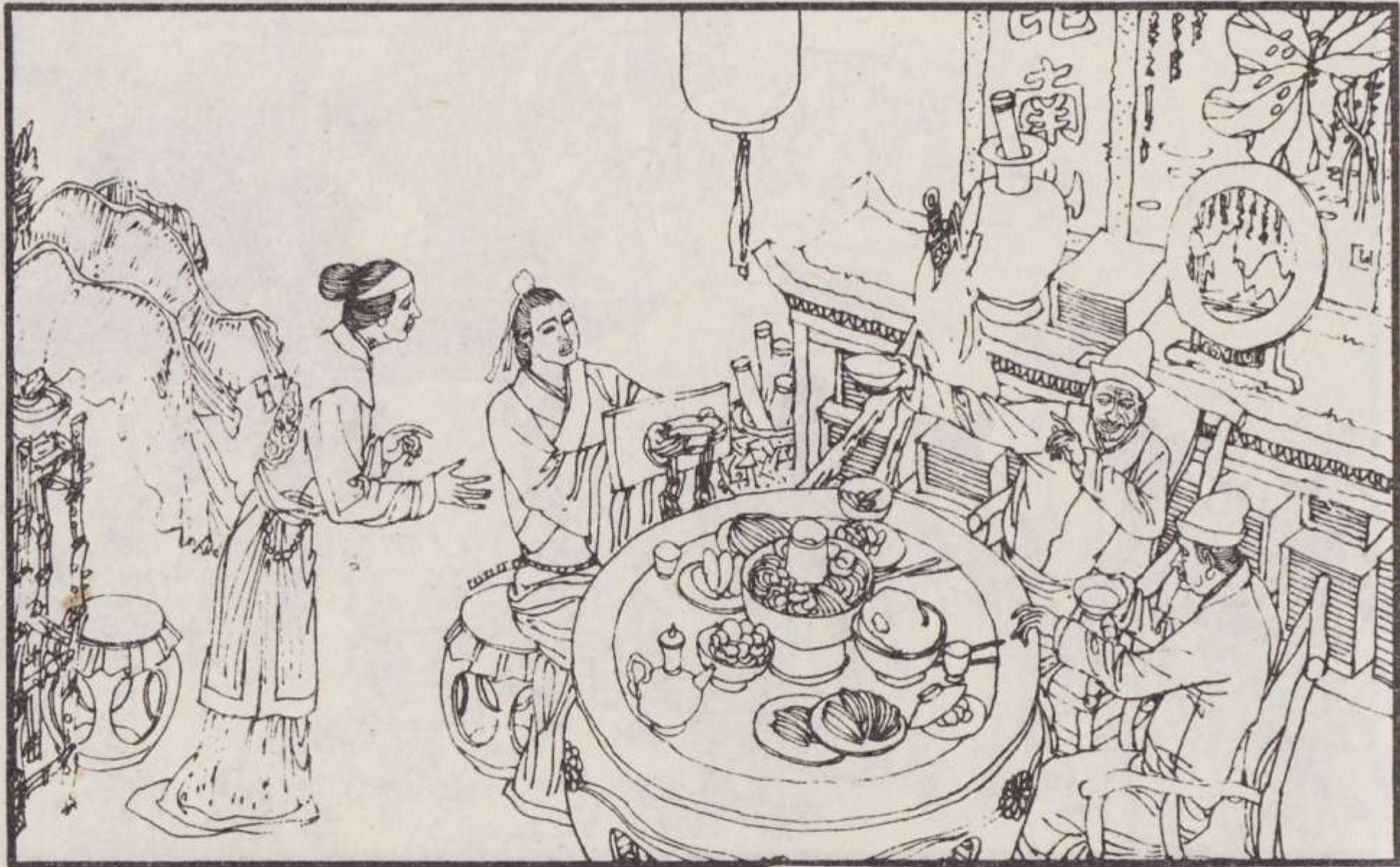
(61) 舜华点点头道：“照表兄以前的行为，我扭头不管才是，但我不忍心那样做。前面就是我家，请两位差官一道进去休息一会，我也好送你们一点路费。”两个解差见有利可图，就押着张鸿渐随舜华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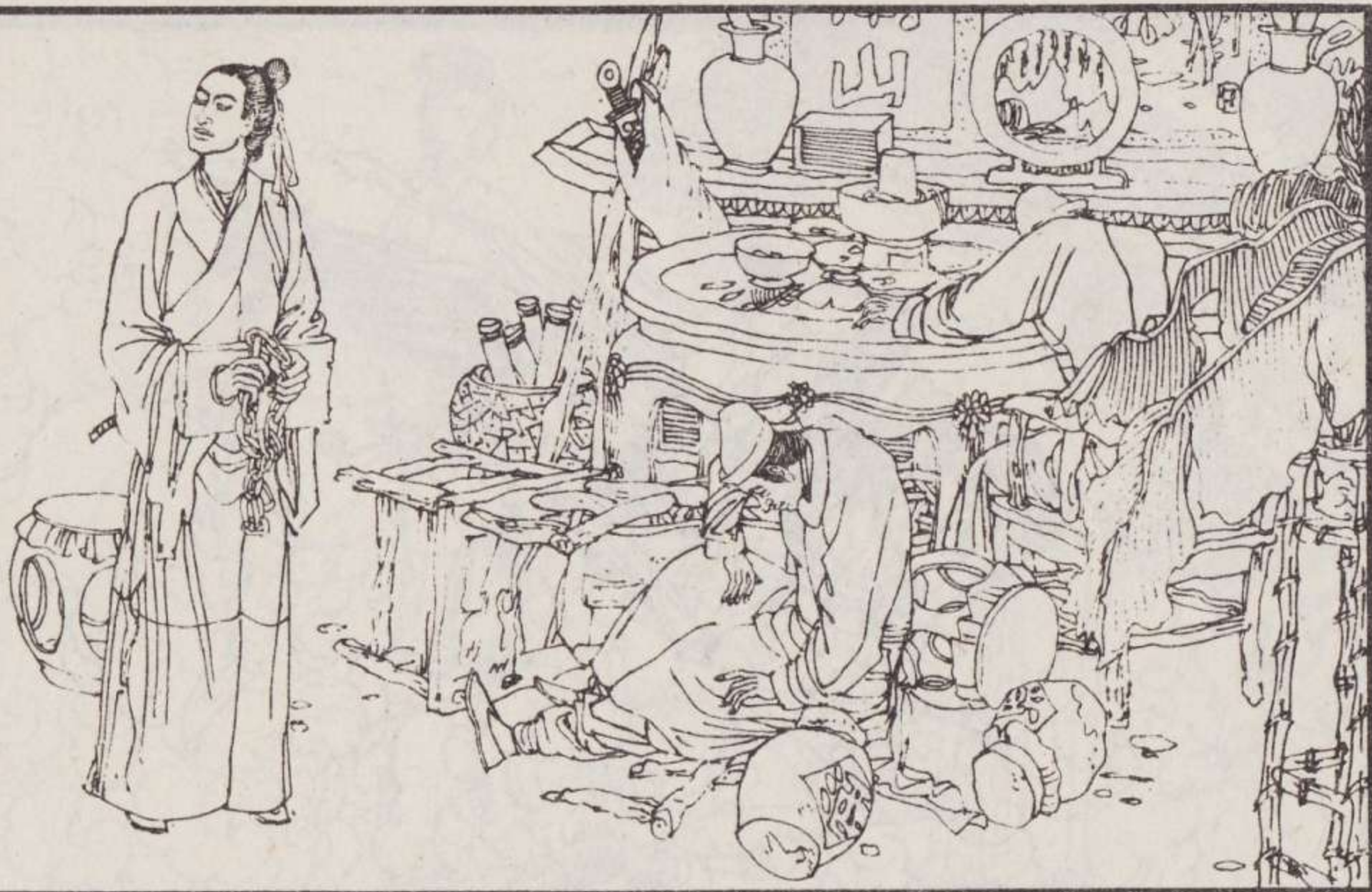
(62) 走了二三里，就见前面山村中有一座庭院，楼阁高大整齐。舜华下了马，吩咐老婆子好好招待客人后先进去了。



(63) 老婆子十分殷勤，忙开了客房将三人引到里面。接着摆上丰盛的酒宴，似乎早有准备。



(64) 三人吃喝了一阵子，舜华要老婆子过来说：“我家无男子，请张官人代向差官劝酒，一路上请他们多给方便。小姐正教人去筹措几十两银子，给官人做路费和酬谢二位差官。等一会银子就到了。”



(65) 两位解差见如此说，暗自眉开眼笑，纵情畅饮，再也不催着走了。直喝到黄昏时分，二人醉成烂泥。



(66) 这时舜华出来,用手一指刑枷,刑枷立即脱落地上。



(67) 她将张鸿渐拉上马，二人骑着，像乘蛟龙一般，飞快地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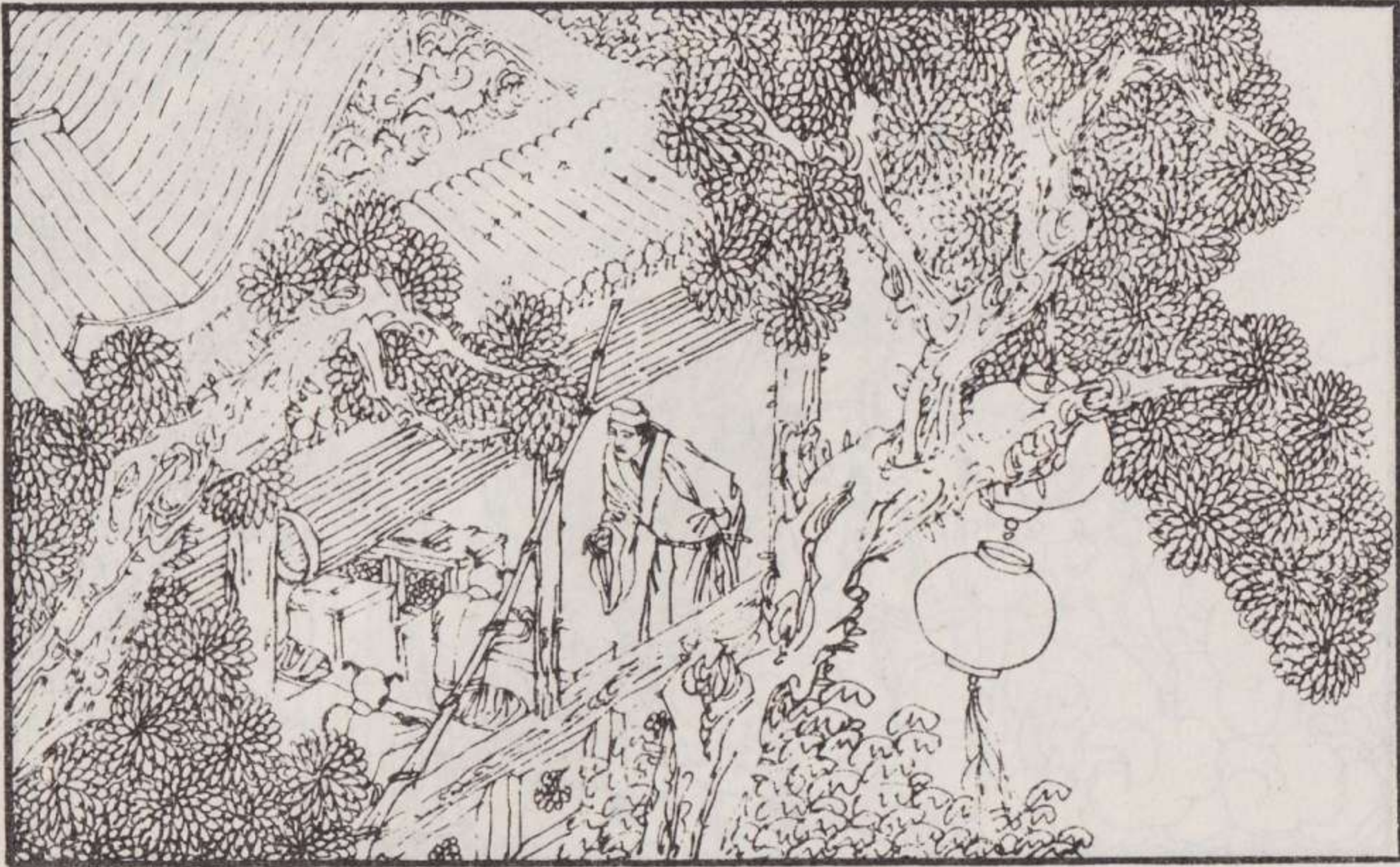
(68) 不多一会，舜华勒住马缰说：“只能送你到此了。我和妹妹约好到青海相会，为了你又耽误了一天，恐怕她们等得焦急了。”



(69) 张鸿渐问她后会之期，舜华笑而不答。正要再问，忽然被她一把推下马来。



(70) 等到天亮一打听，已经来到山西省城太原。他进城后，用舜华赠的钱赁了一所房子，住了下来。



(71) 东邻西舍见他为人和气，是个秀才，都要他教自己的
孩子读书。张鸿渐便化名宫子迁，办起一所私塾，教书
度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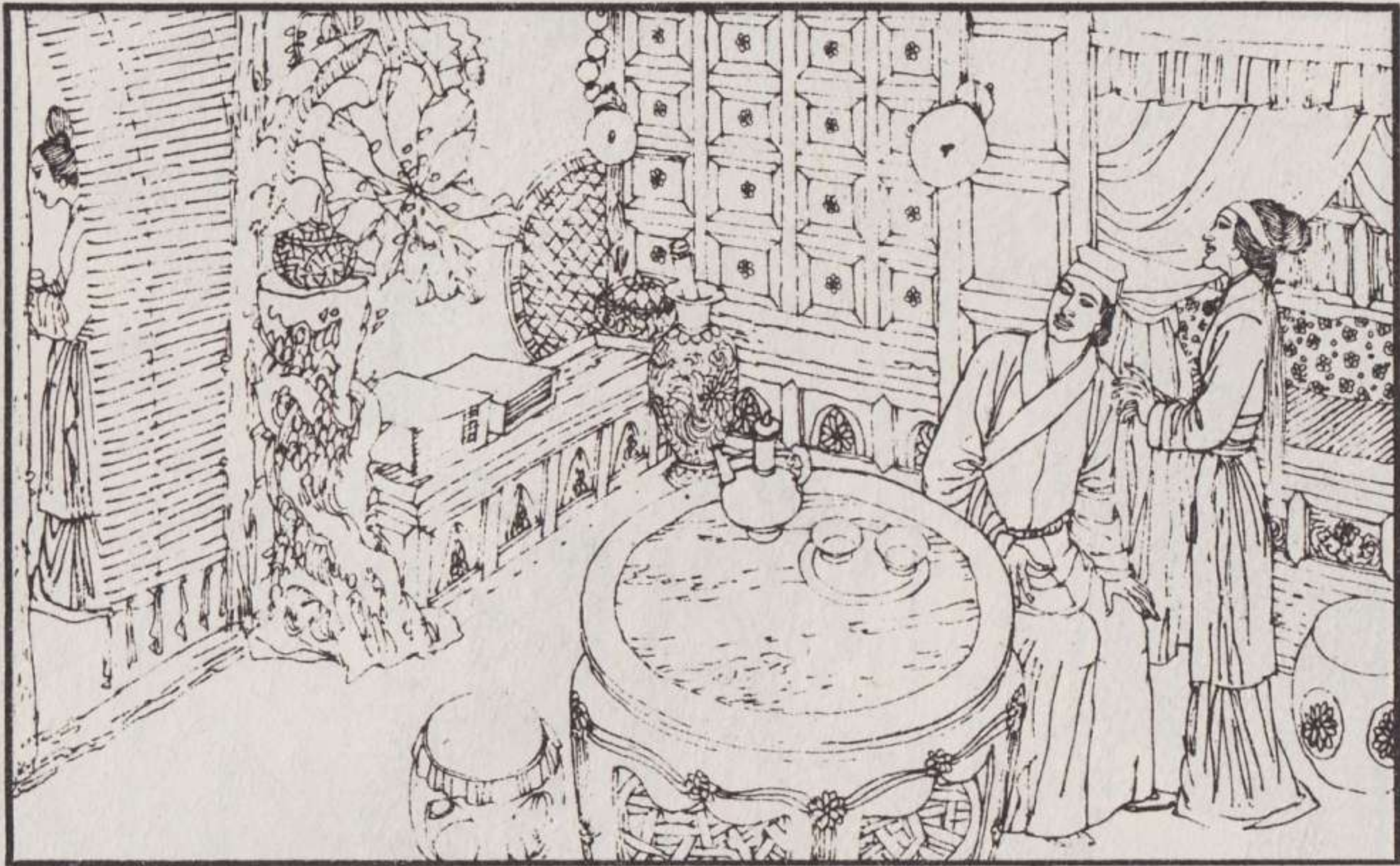
(72) 就这样，他在太原住了十年。后来听家乡来说缉拿他的事已经不提了，张鸿渐这才又边走边打听是真是假，骑着一匹老马，慢慢往家乡走来。



(73) 他来到村头，虽已黄昏，但怕被人发觉，不敢贸然进村，等到深更半夜才来到自家门口。抬头一看，但是院墙又高又结实，爬不进去，张鸿渐只得用马鞭子轻轻敲门。



(74) 等了好久,妻子才出来问何人敲门?张鸿渐低声说:
“是我呀!”妻子听出是丈夫的声音,欢喜极了,忙开了大门
并故意大声斥责道:“你在京城既然缺钱,就该早日返回,
为何半夜三更归家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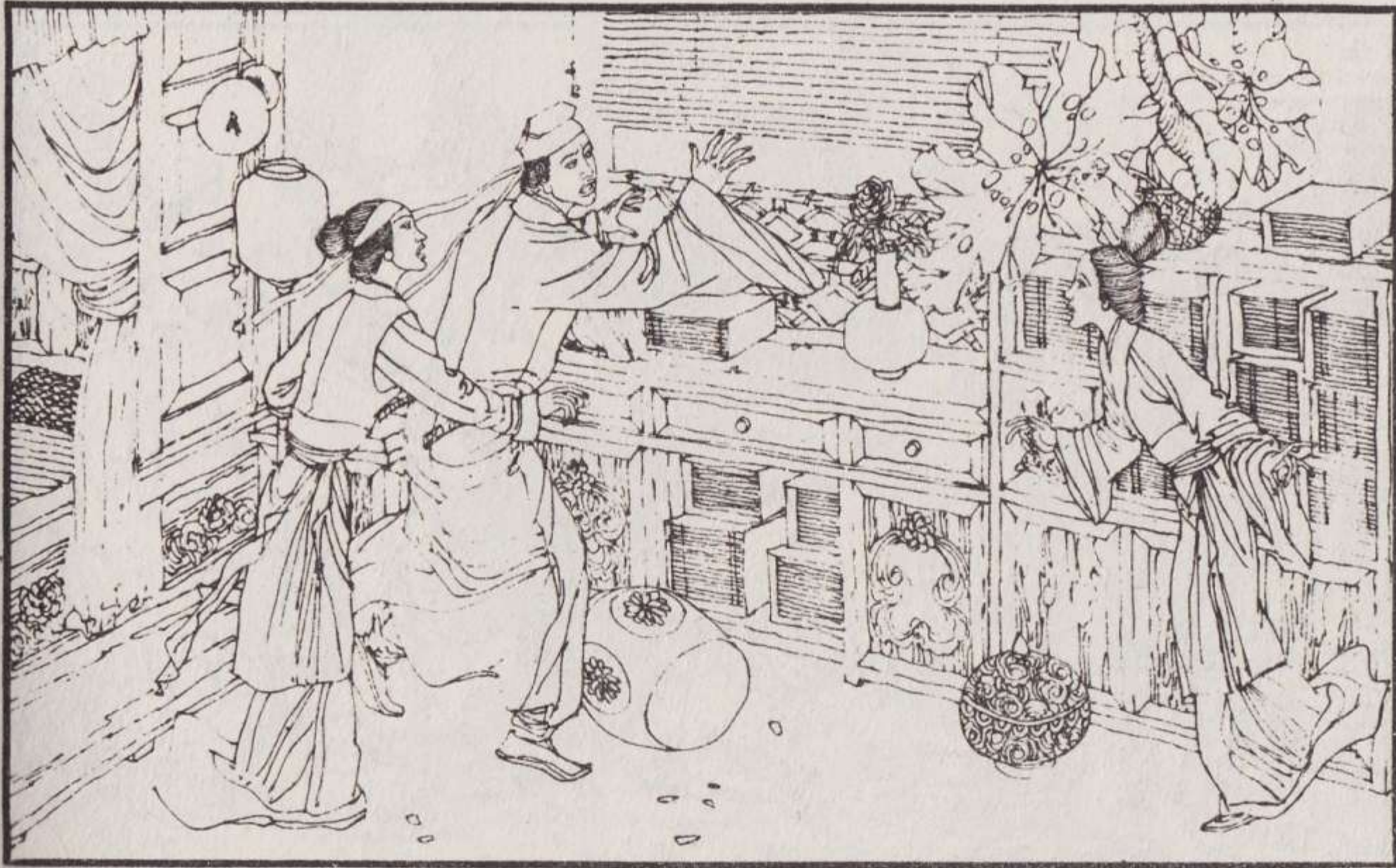
(75) 夫妻进了堂屋里间，各道别后之情况。张鸿渐这才知道那两个解差畏罪逃走，至今未回。两人正说间，张鸿渐忽见一少妇在门帘外闪过，忙问她是何人？方氏说是儿媳妇。



(76) 鸿渐问儿子现在何处？方氏说到省城应试去了。张鸿渐感慨万端，不由流泪道：“我十几年逃亡在外，儿子在你抚养下，不仅已长大成人，还能继书香门第，这都是你呕心沥血的结果呀！”



(77) 话未说完，儿媳妇已温好了酒，做好了饭菜，满满地摆了一桌子。张鸿渐大喜过望，破碎的心灵感到格外欣慰，夫妻二人又边吃边谈起来。



(78) 张鸿渐怕人知晓，一直未敢露面。几天后的一个夜里，他刚睡下，忽听门外人声沸腾，接着有人急急插门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


(79) 全家人闻声都起来了。这时又听到外面有人问道：“有后门吗？”一听这话，方氏更加惊慌，急忙与儿媳妇抬来一扇门板当梯子，让丈夫越墙逃走了。



(80) 然后去开门一问，原来是儿子考中了，报录的人来报喜的。方氏很高兴，深深懊悔不该教丈夫逃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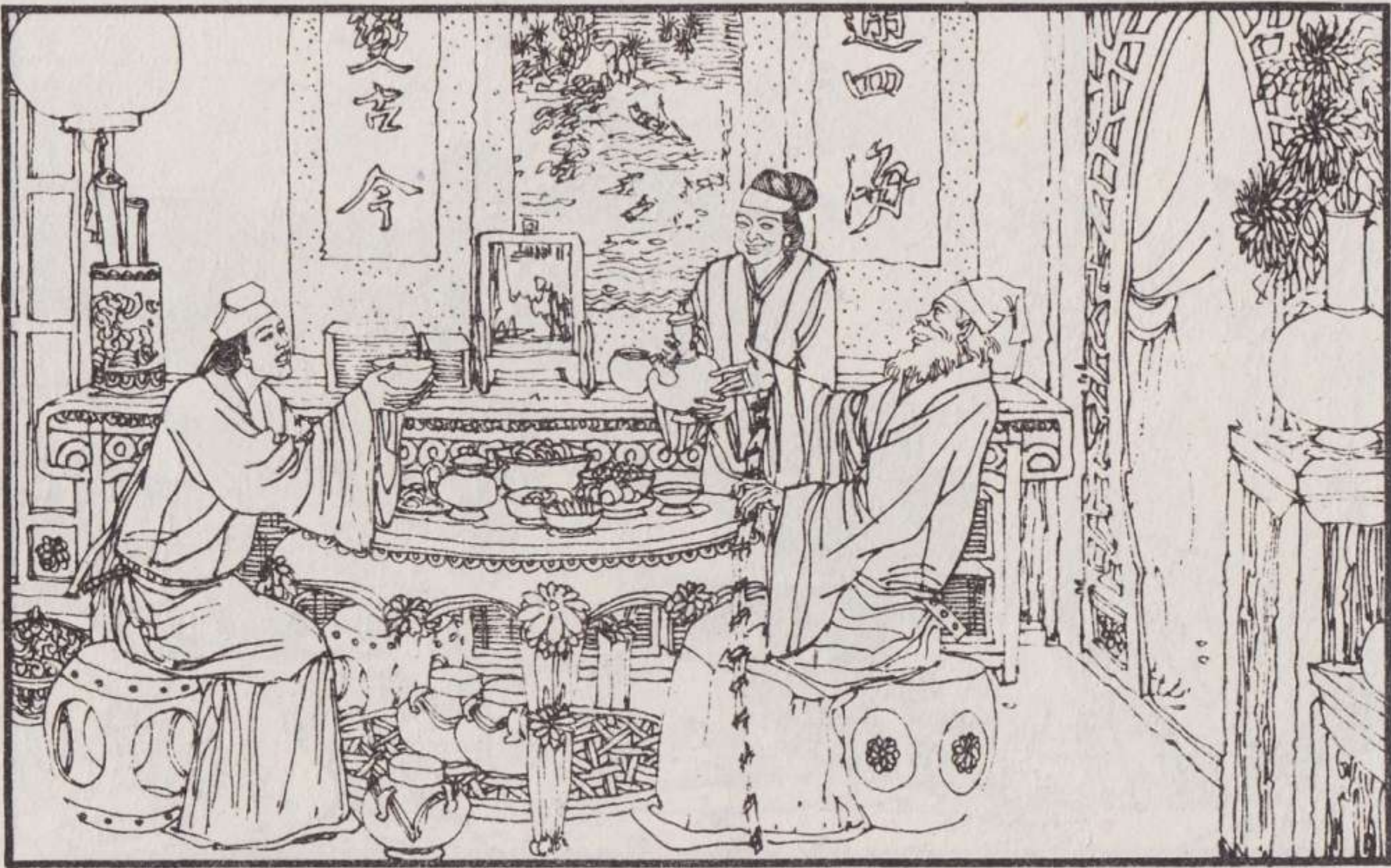
(81) 再说张鸿渐，那天夜里逃出后，慌慌张张在荆棘丛中奔跑，急不择路。



(82) 跑到天亮时，他困乏极了，便到一条小路边坐下歇息，想喘口气向西去太原。可是一问路人，才得知离京城不远了。他向一个村庄走去，想卖件衣服换碗饭吃。



(83) 进了庄子，见一大户人家门上贴着报喜的单子，张鸿渐近前一看，这家姓许的有人新中了举人。一会，一位老翁出来，张鸿渐上前作揖行礼，说明来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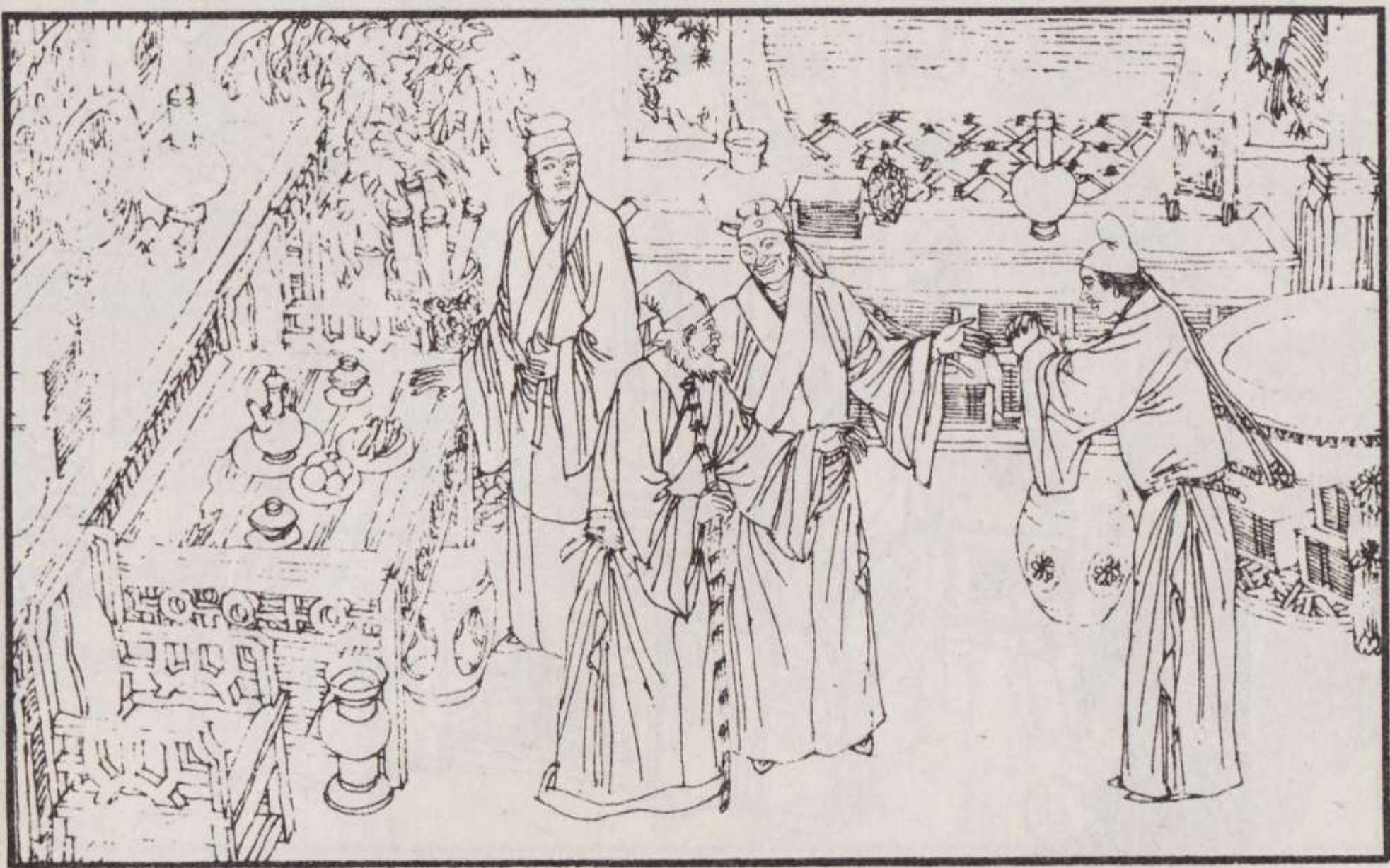
(84) 老翁见他仪容秀丽，文质彬彬，知道不是骗饭吃的坏人，便热情地将张鸿渐请进客厅，用好酒好饭款待。



(43) 不多一会儿就落了地，舜华说声：“从此分别了！”又腾空而去。



(86) 老翁听说是位教书先生，十分高兴，就挽留张鸿渐教自己的小儿子念书。张鸿渐常与老翁闲谈，得知他原是京城的一位大官，如今告老还乡。那位新中的举人，是他的侄儿。



(87) 一个月以后，许家新举人带来一位同榜考取的朋友，说是永平人，姓张，十八九岁了。张鸿渐听了，觉得与自己同乡同姓，就怀疑是自己的儿子；但因永平姓张的很多，只好暂且闷在肚里。



(88) 到了晚上，许公子打开行李，取出同科考取的举人名册。张鸿渐急忙借来一看，果然是他的儿子，不禁泪流满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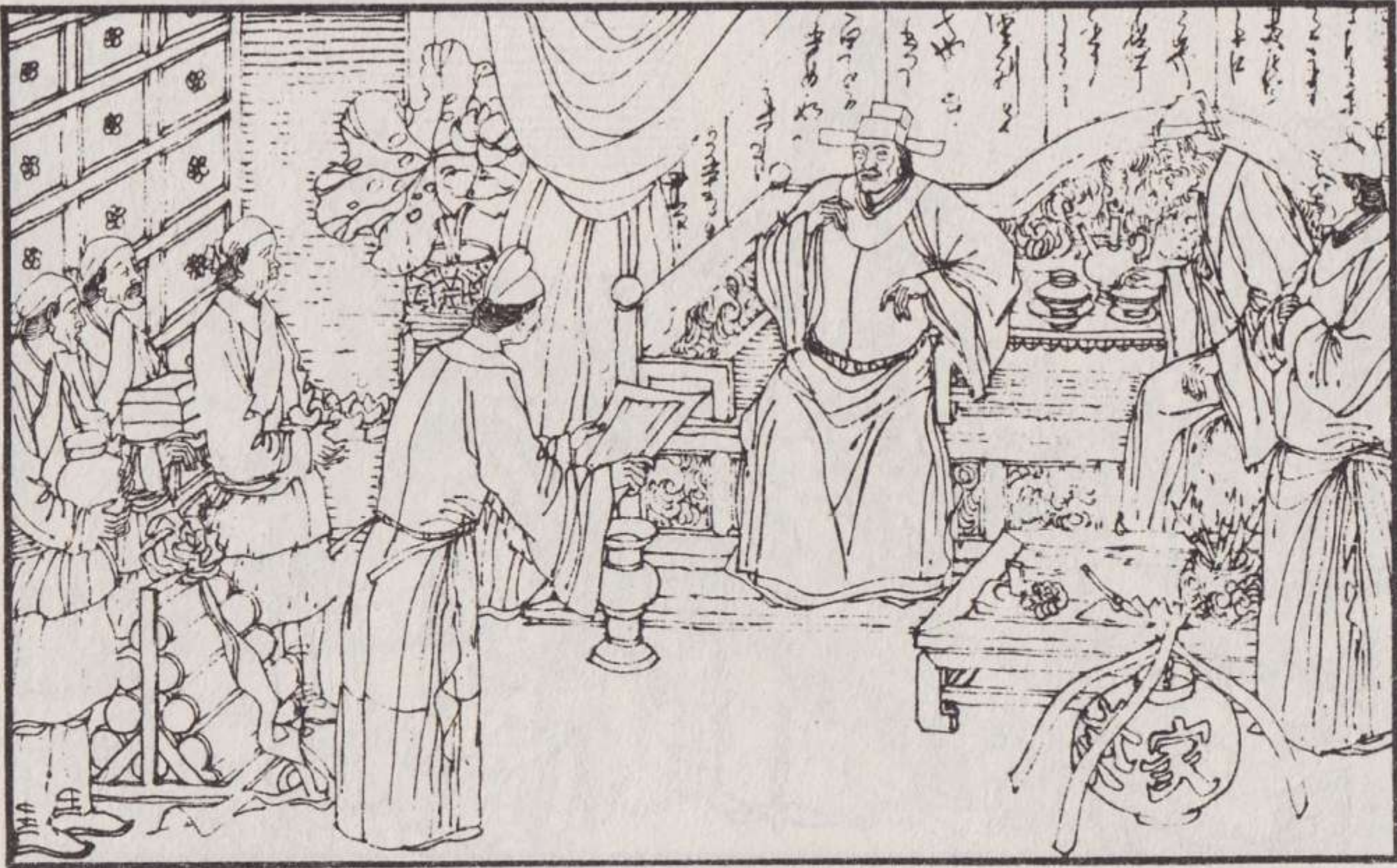
(89) 众人十分惊奇，问他何故如此？他指着名册上自己的名字说：“张鸿渐，就是我呀。”便将事情的始末细说了一遍。



(90) 张举人如梦初醒，立刻扑到父亲怀里大哭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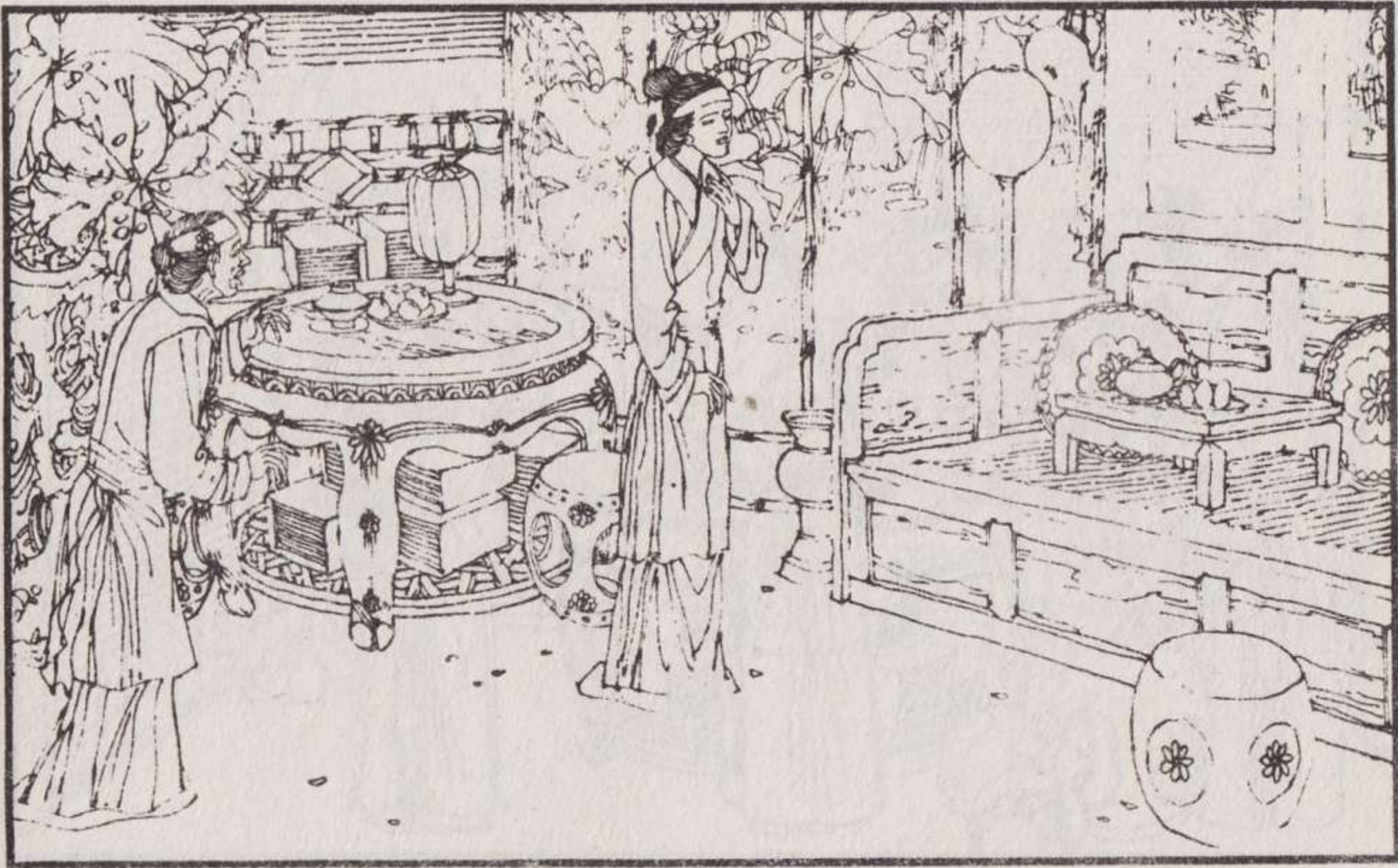
(91) 许家叔侄, 见此情景, 深为感动, 忙上前安慰劝解。
过了一会, 张家父子才转悲为喜。



(92) 第二天，许翁备了金银绸缎，写了书信，去疏通那些专管张鸿渐一案的官员。



(93) 过了几天，那些官员回信说张鸿渐的案子已了结，于是父子二人千恩万谢辞别了许家，一同回故乡去了。



(94) 再说方氏，自从接到儿子得中的喜报之后，天天以丈夫仓卒外逃而悲伤。这天忽然听仆人说儿子已到了村头，更加难过。



(95) 不大一会，父子二人进了家门。方氏见了觉得丈夫像从天而降，大吃一惊。问清原委后，大家不禁悲喜交集。



(96) 那个无赖的父亲，见张鸿渐的儿子得中举人，便打消了报复的念头。张鸿渐对他格外照顾，尤其是向他详细说明了那天杀死他儿子的真情后，那老头又惭愧，又感激。从此两家和睦相处，十分友好。

聊斋故事选(五)

原著 蒲松龄 改编 钱兴凤 赵吉南 等 绘画 陆小弟 陆 旻 等 封面设计 范生福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无锡市锡沪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16 8/16 1994年1月 第1版 1997年1月 第4次印刷 印数 25000—35000





沪新登字102号



谈鬼说狐 奇闻异事

曲折离奇 引人入胜

ISBN 7-5322-1138-X



9 787532 211388 >

ISBN 7-5322-1138-X/J · 1075
定价： 13.50 元